

本报专访阳江籍著名学者、诗人林贤治

读书与写作：从《萧红：孤鸟南飞》说起

■阳江日报记者/黄仁兴 梁小可 张文兵

今年3月，阳江籍著名学者、诗人林贤治的经典传记《萧红：孤鸟南飞》推出新版。萧红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具生命力的女作家，其坎坷经历与悲剧命运再度引发文化界的关注和讨论。

我们是否真正了解萧红？怎么写好作家传记？网络时代的今天如何阅读？4月24日，在我国首个“全民阅读活动周”之际，林贤治应邀来到阳江日报社，接受了家乡媒体的专访。

重新寻找萧红的意义

记者：2009年，您的《漂泊者萧红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此次更名推出新版《萧红：孤鸟南飞》，有何用意？

林贤治：今年是萧红诞辰115周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室重印此书，自然带有纪念萧红的意义。换个书名，一来新鲜一点；二来聚焦萧红一生的悲剧，在孤独中挣扎和反抗，以引导读者的思考。

在宣传海报上，醒目地写上：“在没有知识分子的时代，寻找萧红的意义。”我认为，这意味着对萧红的一种新的认识。萧红对于自由、平等、社会正义等观念的认识与追求，对女权、女权的争取，对文学的自定义和对写作的自觉意识，都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体现的。作为一个青年流亡者、反抗者、战士，她的文字是泣血的文字、烈火般的文字，她是明显高出于现代一般作家之上的。纵观萧红的一生，其中的文化含义非常丰富，富于启发性。过往，我们不免用男女婚恋悲剧使之简单化、狭隘化了！

记者：为何选择萧红作为传记对象？

林贤治：最初起意作传，只是“路见不平”，这层意思我在初版后记说过了。2006年秋，偶翻《书屋》杂志，看到上面刊发的桑农借用聂绀弩悼念萧红的诗句为题的文章《谁人绘得萧红影》，读到萧红因萧军和端木蕻良——最亲近的两位男士——对她作品的嘲笑而起反感一节，颇受触动。用两周时间通读了她的全部作品。待深入阅读萧红的作品及相关史料之后，始觉她极不简单，遂萌生作传的念头。

意图。从她的生平活动，包括恋爱，以及作品中发现，她的存在本身，触及许多社会问题、文化和文学问题，其中潜在的意义需要通过多个角度作深入的发掘。

萧红只活了31岁。我始终觉得，她的一生是寂寞的，欢乐时也是寂寞的，死时尤为寂寞。但她一生追求爱与自由的精神，让她和她的作品散发出热烈而持久的魅力。相比《人间鲁迅》《巴金：激流一百年》等传记，萧红传我写得很快，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。现在回过头看，没有错过萧红，写下这样一本书，于我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。

记者：书里提到萧红和鲁迅等人的交往，让读者从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人面孔。作为鲁迅研究学者，鲁迅研究成果对写萧红有什么帮助？写传对进一步研究鲁迅又有怎样的价值？

林贤治：从萧红那里，确实可以联系到同时代的许多文化人。即便在那个时候，文坛也是势利的，有许多人事的、利益的交错。所以当萧红从东京回到上海拜祭鲁迅时，会高喊出“正义”二字，那是她在绝对孤独和绝望中的旷野呼告。

我对鲁迅的阅读，有利于对萧红的理解；反之亦然，萧红的作品也能促使我对鲁迅作进一步的思考。在萧红传里，我写出了对《生死场》的某些新的理解。我认为，鲁迅虽然给了萧红这个中篇以很高的评价，但保持保留意见，即认为萧红在小说的人物描写方面是有缺陷的，缺乏个性化形象，不如风景的明晰。这样的评论其实是不准确的，有违萧红对这片黑土地和农民生活的认识。萧红内心有大悲悯的情怀，在她看来，这里的农民与被宰的耕牛、山羊等动物一样，“忙着生，忙着死”，根本没有生存的权利。就是说，人不成为人，沦为兽性！恰好这是萧红认识深入的地方。她不是从写作（技巧）出发，而是真正从生活出发，用生活校正文学。这是萧红的创造性，是她的过人之处。事实上，萧红也不是没有写人的本领，仅看她的短篇《手》，就知道她具有契诃夫式的描写的精准手段。

写传记就是写历史

记者：目前文化界似乎涌现



林贤治接受阳江日报专访。

宋福亮 摄

一股传记热潮。怎么看这一现象？您认为写好一部作家传记需要具备哪些能力？

林贤治：我不知道目下是否有这样一股风气，也不大关心所谓“潮流”，只按自己的需要写作。至于说到写作家传记需要具备什么能力？我认为，至少，对传主要有充分的了解、认识。发掘和累积尽可能多的材料，通过不断的分析、比较、证伪与证实，对传主的生平，对其出身、教养、性格、思想和人格，包括所处的环境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，都有充分的了解。其中，人际关系非常重要，要顾及各种影响。写传记就是写历史，要准确、深入，从特殊见一般，得有透视历史的能力。优秀的传记内涵丰富，具典型性、代表性。当然，文采也是重要的，没有好的文字载体行之不远。

记者：萧红被称为民国奇女子，多才而命运坎坷。怎么看待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命运和她们解放与觉醒？您在《故园》中写到几位女性的故事打动人心。对当下的女性地位作何评价？

林贤治：萧红处于乱世，“乱”，混乱、失序，但也意味着多元，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。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，从史料看，我以为是相对自由的、

觉醒的，有着争取解放的动力。当然，广大底层妇女仍是悲惨的、蒙昧的，一如萧红在《生死场》《呼兰河传》中描述的那样。毕竟，萧红生活的年代距今已近一个世纪了，生存的条件多少有所改变，但也并非不可追溯。我在《故园》中写到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一些乡村女性，从她们的境遇可以看到，民族文化的变易是长时段的，历史的惰性，一些悲剧性因素仍然有所留存。要消除野蛮、落后、蒙昧，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，需要我们不断变革，作出切切实实的斗争。

纸质书更适合我，大脑要装最有用的东西

记者：读书是向内的求索，写作是向外的展示。您曾说过，阅读永远大于写作。今天，阅读载体和阅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怎样的方式或者习惯更利于有效地阅读？能否讲讲您的阅读和写作习惯？

林贤治：阅读大于写作，只是我个人的体会。我现在能写出一篇文章，和父亲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。我父亲做过私塾先生，从来重视读书。念中学时，多鼓励我买书，买书用钱是从不吝惜的。那时，读“课外书”确实称得上刻苦，几年下来坚持“越

读”，为此误了“正课”是常有的事。但也十分享受，至今仍然时常怀念那段时光。

今天，阅读的载体确实有所变化，兴起不同的电子文本。不过，我想一个人的阅读方式或习惯应该是基本不变的。电子书和纸质书阅读起来应该没有什么不同，手机里的资讯是碎片化的，读多少全凭兴趣或需要。我只是觉得，纸质书更适合我个人：一是习惯，二是安静，少干扰，宜于随时停下来思考。阅读方法也是因人而异，而且因书而异。归纳法、演绎法、比较法是阅读时常用的。书可泛读，可细读，这也是常识，不可能每本书都只字不漏地阅读。我常常是跳跃着阅读的。该记的记，甚至笔记，该遗忘的就忘掉，毫不足惜。大脑没有那么多空间，要装最有用的东西。进入新学科，领略新知识，我往往先找两种书作为入门：一种是历史类，或可先选一本可靠的简史；一种是“概论”类。这样，就大致可知这门科学或知识的“前世今生”了。

阅读氛围的造成非常重要。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不读书是没有希望的。回顾近现代发展史，那些被称为“发达国家”的国家，都很重视培养国民的阅读爱好，出版业都很发达。从小学教育开始起步，提升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尤为重要，由学校推及社会。阅读是个人的，又是群众性、社会性的，是全民性的事业，需要社会的诸多方面合力进行。

记者：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，解决温饱问题后，思想上的富足成为追求。怎么看阅读和写作对于老年群体的意义？

林贤治：我从来不特别考虑老年群体。比较起来，或者我更重视青年群体。我常常好笑地觉得，我就是青年！

记者：怎么看写作的价值，如何理解写作者的责任？

林贤治：我只是写，很少考虑身外的事物。因为身外的一切，包括什么“价值”“责任”等等，在写作前早已进入我的整个生命、整个肉身体里了。

人物访谈

诗苑

《阳江日报》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感怀

□叶植众

座上心声似暖流，创刊四秩感同舟。
漠阳山水涵灵气，笔下风云享自由。
梦起青葱高雅在，爱倾方寸性情留。
新枝老叶承甘露，灼灼芳华争上游。

读史寻踪

□李代文

商舶来往古今知，丝路胡椒易宋瓷。
借问秦砂同益智，当年是否渡波斯？

注：翻阅《中国通史》《广东通史》等史籍，意欲寻找阳江特产通过海上丝路出口的历史记载。

避雷针

□黄昌成

空中是不是悬着巨大的钟表
一抬头你看到，那只锈迹常驻的
大号指针，安静而固定
端坐于一幢房子的高处
有雨没雨都停在同一个时间点
一不留神，你又把它看成
一只不飞的黑鸟，等待的样子
就像它刺穿岁月的样子
并不存在什么诡异
可是你却没有呼叫的欲望
你宁愿长时间和它一起哑默
就像你一开口会带来闪电和
雷声，这俩光亮尖锐响亮的鸣叫
多少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效应
“你看见过避雷针行走吗？”
下一秒，你学会和隐私对话
学会向静止的生态，向立体的存在
致敬和讨教张力

物质与精神两者得其一半，都能过得惬意自在

安乐窝

□夏力耕

诗圣杜甫曾感叹：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过去房地产商发力建造商品楼，全国大小城市都有众多不同的广厦，并且价格在市场的调节下更趋合理，许多人希望在城市里拥有一个自己的“小窝”，未来也许有更多人购买房子吧。也有一些人因为房子不够大，或不够豪华而不开心。我由此想到宋朝理学家邵雍的故事。

邵雍，字尧夫，号安乐先生，与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并称为“北宋五子”。邵雍出生于范阳（今河北涿州），宋皇祐元年，移居洛阳，初时，居住于茅草房，每日亲自炊柴烧火煮饭以侍奉父母。富弼、司马光、吕公著等名臣志士退居洛阳时，常与邵雍来往，还为其买园圃住宅，邵雍给自己的园子取名“安乐窝”。

邵雍一生不求功名，过着隐逸的生活。他对人说：我把日子过得安稳，就是经天纬地。其在《无名公传》中写道：所寝之室谓之安乐窝，不求过美，惟求冬暖夏凉。强调简朴自足，身心俱安。邵雍所居并不大，衣食并不丰厚，却一生逍遥。我想是因为人各有志，他志于学，却志于学问，物质上简简单单，精神上却丰富多彩。可见，物质与精神两者得其一半盛，人生都能过得惬意自在。邵雍并非没有出仕的机会，他曾两度被朝廷举荐（将作监主簿、颍州团练推官），均坚辞不就，终身布衣治学。也许，邵雍是看透了当时官场等级森严、阿谀奉承那一套。一个不喜逢迎的人，怎能削平棱角去左右逢源呢？

但是，写不了格律体的诗，不是有自由体的诗吗？不入官场，不是还有商场，还可以从农从工吗？就像挂冠而去的晋朝诗人陶渊明告别官场后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每个人的个性和禀赋不同，不见得都适合和有能做管理者，也不见得只有当管理者才算成功。

就像邵雍过着那样诗书恬淡的生活，我们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小窝，不用多豪华奢丽，只要干净整洁，足以容身和满足每日的三餐一宿，也就够了。尘世劳顿的闲暇，不妨仰望一下浩渺的长空，看看那些飘动的白云，找些闲适的雅趣，或栽花种兰，或唱歌跳舞，或琴棋书画，或打球运动，甚或只是一杯香茗，一卷在手，上下古今，竖穷三界、横遍十方，这不是拥有富足安乐的生活吗？

大洋顶鲜说花蠃

□阿文

上市的花蠃（花蟹），总用海草捆绑销售，这是海陵岛大洋乡从古至今没有改变的老法子。别的地方的蟹都已改用聚丙烯捆绑了。两相比较，海草捆蟹更显自然。吃一口大洋花蠃，那股子美味，鲜到心里！大洋花蠃好吃，当然不在于一根海草，它肉质细嫩，鲜美至极，独此一家。有句老话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推而论之亦是“一方水土出一方物”。

海陵湾南侧浅海，被乡民唤作大洋。其实它面积不算辽阔，只因物产丰饶，鱼虾蟹样样都有，才得了这个“大”名。大洋两岸没有大的河流，却有不少涓涓细流，微生物随水流入海，海水变得咸淡适中，营养丰富，微生物活跃，最是适合花蠃繁衍生长。大洋浅滩长了许多红树，葱葱郁郁，成了鱼虾蟹天然栖息之所。小鱼小虾在水中游弋，大洋花蠃以它们为食，长得肥美鲜嫩。

大洋花蠃外壳长满碎花纹，白的地方如雪，蓝的地方如靛。渔民说它穿了一身蓝白花衣裳，瞧着格外讨喜！别处的花蠃花纹蓝得土，白得灰，就是没有大洋花蠃那般鲜亮出彩。大洋花蠃模样透着一股倔强，外壳边缘棱角分明尖锐，比普通花蠃多了几分霸气。

别看它一身蓝白衣衫，像个斯文书生，性子凌厉高傲得很，稍一撩逗，就张开双螯，把你钳得痛不欲生。再厉害的花蠃，也斗不过渔民。渔民摸透它的脾性，下垂帘网或笼子捕获它，根本不用近身周旋，网到擒来。这蟹捕来的花蠃，鲜活饱满，品相极佳，是市场上的抢手货，本地乡民对它情有独钟，有的人甚至“无蟹不成餐”。

老关是大洋花蠃迷，天天提着花蠃从我家门口走过。遇到邻居，还把花蠃高高地提起来，说：“好东西，今晚就用它下酒。”洋洋自得样儿，与花蠃一样的高傲。老关是一个企业技术员，收入好，吃得起大洋花蠃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他过日子就是一口花蠃，口福真不浅。

老关说，大洋花蠃最下酒，可节省一顿米饭，那股鲜美，连做梦都回味。近十几年，外地花蠃流入本地市场，品质比起大洋花蠃差一大截，价格低一些。好在大洋花蠃不断供，老关不至于

“齁口”。酒后的老关眯着眼睛对我说：“大洋花蠃不用什么调料，盐都不放，白灼就行。但不能大水下锅焯煮，隔水煮熟最美味。”老关抿一啜酒，嘴里不停地啜着酒香，接着又抿一啜酒，笑道：“我煮蟹时，它的小腿是不会掉的。小腿掉了，味道少了一些，上盆也不好看。美食嘛，讲究色香味俱全。色就是好看呗！”老关下意识用筷子捅了一下花蠃小腿关节，继续说：“花蠃小腿被捅，神经收缩，牢牢地管住关节，不易掉下来。”说这话时，他揭开一只花蠃壳，用筷子一点点夹出蟹壳下的膏，送到嘴里，接着拧断一只小腿，顶端咬一口、下端咬一口，放在嘴里一嚼，小腿肉就整条吸出来了。老关认为大洋花蠃最美味是公蟹（雄性），雌蟹（雌性）没公蟹好吃，肉粗，味道也不及公蟹鲜。理由是公蟹经常游走，肌肉发达，营养充足肥美。老关一边吃蟹，一边打开收音机，听着粤曲，一顿饭吃上两个多小时是常态，把花蠃各处的肉屋子扫得一干二净才罢休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。老关常说：“人生没有比享受大洋蟹来得幸福。就算哪天闭眼离世，也无遗憾！”老关活到89岁过世，临终前两个月对我说：“大洋花蠃是蟹中精品，最好吃，顶级美味。若我走后，家人能用一个大洋花蠃祭我，就很满足了。”想不到他两个月后真的走了，家人圆了他生前的心愿，蒸了一个大洋花蠃摆在案前祭他。

我没有老关那般富足的家境，不能天天品尝鲜美的大洋花蠃。但我知道，大洋花蠃是大自然馈赠给乡民的珍贵礼物。大洋南岸的农家向来过着“农忙种田，农闲出海”的日子。每年五月到十月花蠃汛期，下海捉蟹，已成家家户户的生计。

改革开放，春风暖人。乡民用好养活大洋花蠃这独特资源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一年不到村子里来，又有了新变化。靠海边的几家老旧农舍不见了，新立起来一栋三层小洋楼，屋前停着小车、摩托车。做客村民家中，室内环境光鲜亮丽，各种生活设施都现代化。农家笑着说，好日子是花蠃送来的，它不仅美味，还能致富。鲜美的大洋花蠃，承载着乡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。

佳作欣赏



初春的气息（油画） 关则驹